

语丝·五里湖

## 仍愿复做一滴水

| 周国忠 文 |

我年轻种田时，城里的中学生下乡，分不清麦和韭菜，引起人们笑话，不稀奇。纵然是农家孩子，分不清稻叶与稗草，也属寻常事。现今的孩童，更不消说了：一来家乡已无田可耕，二来他们被沉重的书包压得难喘气，嫩嫩的鼻梁，早早戴上了眼镜；偶尔看会儿电视或手机，大人的嗓门，就高分贝地响起。

花朵的天性，就是绽放。

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却无法穿透现实的桎梏。殊不知，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的鼓吹和行为，其实已输掉了起跑线。

我虽“三铁耙六稻秆”出身，没念多少书，也不谙教学，然我始终以为：莫把孩子当矿物，要把孩子当植物。一旦固化了的东西，终究难激活；自由生长，才能新枝迭出，拥有更多的领空和蓬勃。

我，坚定地站在顺应天性的一边。当然，顺应天性，决不等于无原则地怂恿，无底线地绝对放纵。

人生，到底有多少起跑线，究竟有无起跑线？每个人，都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，一如指纹不雷同，又如树叶无重复，自有其各自的特质、因缘际遇，以及发展轨迹；怎能够：用一个模子去形塑，成为一个个“标准件”？

与其做根漂亮的桩，不如做棵蓬松的树。

坐在东方的河边，我这般想：当然要向高处看，仰望浩瀚星空，收获辽阔和旷远，仰观巍峨群山，领略瑰奇和壮雄；但也别忘看低处，低处的水，滋润了万物，也养活了大千世界。

高大皆由低处始。

尊重低处，就是谦卑。热爱低处，拥有平等。融入低处，上善若水。

我也曾是个孩子。像棵草，又像一株树苗，生长在水边，视听皆水，只见水平线，不见起跑线。樯桅也参差。我在水边，爱与被爱中，识字、玩耍、哭笑、劳作、挥汗……自己仿佛也化作了一滴水。汇入水域的我，与水同源同流淌，同历险同澎湃，不经意间，发觉自己已然跌入更低处——蔚蓝无垠的海洋……

我还惊异发现，自己的体内有天空、山川、旷野、森林，也有大漠、矿藏、盐田、沙场，还有地的引力、光的射线、云的旋涡、洋的气流……

当我以沧海一粟，转回到出生的水边，已是老小。但我似乎早已忘了水平线、起跑线，脑海存储了回归线，视野中，再高的海拔，都离不开参照地平线。

出人头地耀门楣，古今如此，中外亦然，很正常，可理解。高人一头能顶天？未免太天真。君不

见：日出首见地平线，日落还见地平线。始与终，既是抛物线，也是句号般的纯圆线。人，只是生活在一个个大小圆周运动的过程中，短暂，似又漫长。

东坡说：高处不胜寒。我说：低处不嫌多。海纳百川为孕育，勤供应。

水是流动的路，走得更远，更宽。

我，仍坐在东方的水边。漫视着周围的自然：岸树，有高有低；芦苇，有粗有细；花草，有枯有荣；颜色，有浓有淡；光线，有明有暗；云朵，有大有小；波浪，有起有伏……多像不拘一格的众生，也多么像——我所经历的大半人生……

遐思近想：每滴水，都有自身的深层发源，也都有自己或许注定的过程和去处。但它却不知，其他水滴的来历、过程和去处，也难预料其动向和作为。与人一般，每滴水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心跳、节奏和心迹，以及与众不同的密码。这才是：上苍的伟大创造和奥秘，也是催人各按其份去求索、创造的启示。

行文至此，我已更不在意韭菜与小麦，以及稻叶与稗草之分辨。我只是想，设若可以，我仍愿复做一滴水，融入水域，以更多的机会参与江河，一起自由奔流，纵然化入寂寥苍茫，也全然无妨。

家庭·广瑞路

家有一老  
赛有一宝

| 谈荣春 文 |

趁着假日空闲，在整理相册时，竟又看到一张尘封了15年之久的老照片，照片上年届57岁的我，抱着刚满月的孙子，身后是28岁的儿子，三个人一起依偎在年已93岁的老父亲身边。这张珍贵的四世同堂的合影照片，把我家的天伦之乐情景定格。

记得那是2008年的春节期间，在江阴工作的儿子携妻带子回到乡下老家来探望我们。平时冷清的老家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当时年已93岁高龄的家父看到白白胖胖的重孙，那种高兴和满足，简直难以形容。

俗话说：家有一老，赛有一宝。我父亲以他丰富的生活经历，生前常常告诫我们：一个人奋斗要向上，享受要向下，任何时候都应记住勤劳、节俭、诚实、正直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儿子在吃饭时将掉落在桌的米粒随手扔掉，父亲看见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家祖辈有个规矩，掉在桌上的菜可以不吃，掉在桌上的米粒仍应吃掉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。”从那以后，我们一直铭记在心，两个孩子也养成了爱惜粮食的习惯。

更难忘，当年父亲年届八十之际，我本想给他置办寿酒庆贺一下，父亲知道后却对我说道：“祝寿办酒不可取，既铺张浪费，又为难亲友。孝敬在平时，远远胜过大操大办那一套。”我尊重老人的意愿，更理解他的良苦用心，将打算办寿酒的钱陪他去首都旅游了一次，用新观念、新方式庆贺了他的八十大寿，此举受到了父亲和亲友们的一致称赞。

父亲文化不高，但对子女的教育却颇有哲理。至今我们仍清晰地记得，上世纪90年代，我家新建的楼房落成之际，他竟专门请当地的一位书法家写了一幅《治家格言》送给我，别具一格的家教和父爱可见一斑。这幅请人裱好的《治家格言》，至今我们仍视它为宝，高挂在正厅堂前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……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……不贪意外之财，莫饮过量之酒……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”，挂幅上醒目的内容，父亲的良苦用心，让我随时感受到真正的父爱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弹指一挥间，家父辞世已经12年过去了，在《治家格言》家风的传承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孙子，如今也已经是一名在读的初三学生了，品学兼优的他，多次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，在花园小学就读时期，还被学校师生一致推选，担任过该校的升旗手；2019年9月8日，他还作为所在小学唯一的三好学生代表，参加了在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举行的2019年度李良宝教育基金发放仪式活动，并受到了表彰和奖励。

父亲赠送的《治家格言》和他几多的谆谆教诲，正成为我家代代相传的家教精髓，尽管它不是房子、存款等物质财富，但它却是我家老小钟爱的精神财富。

悠游·十八湾

## 雄险剑门关

| 阳羨法公 文 |

从小就知道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成语，也读过李白的《蜀道难》，知道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其诗中描述的“剑阁峥嵘而崔嵬”，就是指的剑门关。早就有到剑门关一探雄险的愿望，日前终于实现了。

9月中旬，一个气温宜人的日子，我们一群“70”后，跨进了剑门关景区的大门。

剑门关，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城南15公里处。在剑门山中断处，两旁断崖峭壁，直入云霄，峰峦倚天似剑；绝崖断离，两壁相对，其状似门，故称“剑门”，享有“剑门天下险”之誉。剑门关隘口垂直高度近300米，底部最窄处仅50米，是自然天成的天下第一关隘。

在景区出入口验票处，有告示称：只要能全文背诵《蜀道难》，就可免门票入园，这也算是一种文化激励吧。

进入景区上山，导游告诉我们有三条道可选。一是鸟道，“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”。二是猿猴道，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猴欲度愁攀援”。鸟道与猿猴道的出处均来自李白的诗句。第三是索道，分两段上行。导游考虑我们都是70多岁的老人，建议索道上山，此建议正合我们之意。

三国时期，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伐魏，途经大剑山，见山势险峻，便令军士凿山岩，架飞梁，搭

栈道，助其六出祁山，北伐曹魏。虽然这古栈道早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，但如今，在这些壁立的山峰之上，又重建起了险峻的盘山栈道，供游人登山观景。我们沿新修的剑门木栈道上山乘索道缆车。

在去缆车站的途中可以仰望鸟道和猿猴道，道中小心翼翼缓行的人们，如蚂蚁一般。悬崖绝壁上的鸟道是有锁链保护的，最狭窄处只有三四十厘米宽，场景确实很震撼。猿猴道在绝壁上蜿蜒，全长440米，离地高差500余米，呈“之”字形沿悬崖而上。走在猿猴道上，需要手脚并用，奋力向上，才能到达终点，享受到“胆战心惊”的刺激。

我们乘2号缆车到达大剑山主峰上，迎面所见，是悬空玻璃景观平台。一旁的文字介绍说明告诉我们，景观平台平面层采用高强多层叠合玻璃铺面，距崖底高约150米，桥面设计宽度为3米，桥梁净跨约20米，游客行走其上，可高空俯瞰剑门关景区的雄、奇、险、秀。那天因天气原因，视线不好，剑门风光难以看清。

从悬空玻璃景观平台往左上方走一小段路，就到了古梁山寺。再乘索道下行至栈道，一路往下走，可见多景。如“一线天”，石笋峰，姜维神像等景观。

终于可以看到雄伟的剑门关楼了，这是景区标志性建筑。

当年诸葛亮在此修筑关楼成

为军事要塞。剑门关之所以被称为天下雄关，不仅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险要，更难得的是，它在冷兵器时代的上百次战争中从未被正面攻破，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绝非浪得虚名。历史上剑门关楼屡遭破坏，又多次重建。“5·12”特大地震使关楼严重受损，现在的关楼是仿照明代关楼震后重建的。

从大剑山峰索道下来，沿着栈道往下走，一条深涧横在面前，跨上摇摇晃晃的雷鸣索桥，越过深涧，左转就到了登关楼的大道。抬头仰望雄伟的关楼，坐落在险峻的大小剑山中间，犹如当年姜维大将坐镇隘口，威风凛凛，挡住去路。要想过关楼，爬上陡峭的百十多台阶再说。不服老不行啊，这段台阶爬得我气喘吁吁，已无心再登上关楼观景了。

从剑门关楼的“蜀国古战场”穿越出来，回望雄险的剑门关，脑海中浮出许多感慨，我在想，在冷兵器时代，剑门关是多么重要啊！尽管如今的剑门关已无关卡作用，但其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仍在。在物欲横流的当下，如果每个人的心中都筑起一道“剑门关”，防贪防诈防邪毒，那么，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安宁。

剑门关之所见所闻和亲身体会，让我真切感受到了“蜀道难”的意境，也体会到了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雄险！

剑门关，不虚此行！



看世界

插画 戎锋